

清晨排队做完核酸检测还没进家门，就接到老同学静芳打来的电话，她缓慢而低沉地说：“咱马老师昨晚走了。”

走了，就是去世了，从此阴阳两隔，永不再见。我顿时心生悲凉，如经历失亲之痛，剜肉剔骨一般。马老师不是我的亲人，却给了我胜似亲人的关心和爱护。如今，关心我、爱护我、对我最好的老师走了。

我和静芳约定立即去吊唁。一个小时过后，我看到马老师家门口的一排花圈，看到灵柩下的黑白遗像，看到遗像后屋门口的棺木，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马老师的长子女掌哥告诉我我和静芳，马老师走得很安详，从医院回来环顾四周，知道到家了，就慢慢闭上了双眼……

我要求看望师母，慈祥的师母、和善的师母，给马老师端吃端喝，连山药、鸡蛋都要剥了皮递到手里的师母。没有师母的精心照料，马老师怎会大病多年还如此精神矍铄！可精神矍铄的马老师最终没扛过疾病的折磨，竟来不及跟任何人告别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师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纸条让我看，说是老师最后一趟去医院时写的。我接过纸条仔细辨认，题目是《兴奋歌》：花儿香来花儿红，百鸟朝凤喜盈盈；亲朋好友来祝贺，我的疾病越发轻。短短几行歪歪扭扭，最后几个字模糊不清，我猜请老师当时肯定病得不轻，手是颤抖的，气息是微弱的，可兴奋从何而来？无疑，是一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支撑着他的淡定从容。意念里，他兴奋不已，轻轻松松地走了。

马老师走了，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我想起他曾经对我的好——

在我读初二那年，父亲沙子药中毒，险些要了性命，母亲心脏病多年，一直不见轻，哥哥常年在外出工作，家里、地里的活总是指望大姐和二舅，可大姐添了娃，二姐出了嫁，小学没上完就辍学的妹妹经常哭天抹泪，父母心急如焚，就跟俩姐夫商量多来帮衬，可他们都有自家的农活，于是他们就向我父母提议别再让我上学

哀思

对我最好的那位老师走了

□ 杜素煊

了，反正农村女孩上学的不多，也没见谁能上好，早晚都是说婆家嫁人。我也不知赌得什么气，不上就不上，书包一甩，拿起抓钩就下地干活去了。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学校夜自习放学后，马老师就打着手电筒来我家了。他了解了我家情况后，费尽口舌做通我父母的工作，说人不能只看眼前一会儿，眼前父亲身体不好，但过几天就好了，往远处看，看长远，孩子不会辜负父母的一片心！马老师敲定我大有前途，我也自信满满，重返校园后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并写了篇作文《不辜负父母一片心》发表在《中学生作文选》，后来还获了全国一等奖。

还有一事，张集高中被取消后，中心校领导决定从下面几所初中选拔优生，成立重点中学，让几位资格老到的教师留下任教。当时马老师在吴楼中学担任班主任，教我语文，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鼓励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报名，他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听了马老师的话通过考试成了重点生。不久，马老师也被调到重点中学，虽然不再担任班主任，也不再教我语文，但对我关爱有加。寒冬腊月，我脚生冻疮，马老师推出自行车驮我去医院。路上，他对我说跟俺二舅是同学，二舅喜欢写作，他也喜欢写作，但跟俺二舅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不在一个层次上。那时二舅担任商丘市文联副主席，响当当的大作家，我常以二舅为荣，认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舅舅。马老师夸赞我很有文学天赋，只要一直努力下去，将来也会很了不起。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间烟火依旧。可我无论工作生活怎样，日子过得如何，从来没有忘记马老师对我的好。我几次组织同学去看望马老师，后来不组织了，就同静芳一起去看马老师。静芳跟他同宗同源，同一个村走出来的，喊叔，喊得很亲切。而我多是感恩，感恩往昔岁月帮助过我的恩人，感恩人生十字路口拉我一把的恩师！

我曾在一次教师节征文活动中写过一首现代诗《我的恩师——马福民》。我知道马老师在我没有告知之前就看了，他一直关注着我的成长，一直注视着我的文学之路到底能走多远。每次，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总是亲人般问候，这让我很自责，马老师是我的长辈和恩师，我理应主动问候他老人家。很多次，我热泪盈眶，连说：“马老师马老师，我很好我很好，您一定要保重身体，等我忙过这一阵儿，就去看您。”马老师就说：“不用看，就是来看，啥都不用带，我吃的喝的啥都不缺，就是说说话聊聊天，没事哈，写作别太熬夜，熬夜是生命的杀手……”

人把生命看得很重，因没了生命就没有一切；人又把生命看得很轻，因经历一场灾难，就看淡了一切。我不是活在大彻大悟中的人，对待生命时重时轻，因而人到中年难免有疾病缠身，首先我腿脚不好，大大限制了我的行动，再者，疫情原因，我已经两年没看望马老师了。

师母告诉我，我最后一次跟马老师通电话是在他重病复发，他强打精神跟我说：“好，一切都好，别惦记。”说完就挂

了电话对师母说：“不能给学生添麻烦，活着是这样，死了也是这样，对任何学生都一样。”

我无比尊重敬重的马老师啊！我深谱您的慈祥与慈善、大爱与无私，您只想着如何对学生好，却不愿索取学生对您的报答，您把学生看成了自己的孩子，疼得深沉爱得深切……

突然想起早几年马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向上的台阶》，分三个章节：忆往昔，乐融融；看今朝，激情涌；展未来，朝霞红。第一个章节又分两个段落，一是热爱教育事业，曾两次放弃从政机遇；二是在繁忙的教学中，依然不忘写作。

敬爱的马老师，我至今保留着您送给我的那本作品集《文字伴我五十年》，五十年期待，五十年坚守，五十年沉淀。五十年，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与文字相伴，难怪您如此偏爱我、器重我，对我这么好好了。

拉着师母的手，师母也紧拉着我的手不放，对我说她全家四十多口人，闺女儿子儿媳女婿都很孝顺，孙辈有一个博士、四个硕士生、三个重点大学，还有两个在高中读奥赛班。我说：“家风正、子孙兴，都是马老师教育得好。”说着，就让静芳拿手机拍下墙壁上的几个挂框，然后起身跟师母作别。

回到家，我把静芳发来的四张照片保存下来，两张证书、两篇文章。一张证书是马福民同志的作品《蒋嘉斌司令的“三部曲”》在全国离退休干部“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一张证书是马福民同志在全省思想政治课爱国主义教育录相课评比活动中，荣获一等优秀指导教师奖。两篇文章分别是小小说《二虎嫂子》(1957年10月发表在国家级刊物《社员报》)、《时政教学四“要”》(1992年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思想政治课教学》)。配图发微信朋友圈以示哀悼：对我最好的那位老师走了，于2022年农历六月十三日，享年86岁。

愿马老师一路走好！

生活

南乡

□ 张建树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南乡”这个词，不知大人们讲了多少遍，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南乡就是一个没人去过的世外桃源，离我们这里很远很远。

一天上午，爷爷家里突然来了几个陌生人，说着浓郁的外乡话，我怯生生地躲在奶奶身后，紧紧拉着她的蓝色宽大衣襟，奶奶说不怕，是爷爷在南乡的朋友。

当时我还小，以为朋友就是亲戚，至于为什么朋友在南乡，南乡到底又是哪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些南乡的朋友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爱说爱笑的，也有沉默寡言的，总共四五个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为干点生意而来。比如说，阍同生和阍同海这几个人，是专门来卖鱼秧子的，有一个叫疯子的老头，留着一嘴又长又白的胡子，说起话来笑眯眯的，尤其是得意的时候，两只眼睛笑得没缝，其实真人不是疯子，可能是他的外号，他是一个木匠，在南乡加工犁子和耩子，拉到我们这里卖，东西很抢手。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卖鱼秧子的那帮南乡朋友，他们来我们家最多，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混得最熟，每次来我们家都领着我们到集上买糖吃。

当时我们附近的一些村庄有不少大鱼塘，生产队都想养鱼搞副业，年底给群众分几条鱼过年。鱼秧子都是从南乡进的，我爷爷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的。当时没有汽车，交通落后，农村都是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这些鱼秧子从南乡运来，都是靠人蹬自行车，车后架绑着两个鱼篓子，里边倒上水，一尾尾小鱼苗放到里边，就是这样一鱼篓一鱼篓从南乡驮来的。

由于路途遥远，上下颠簸，自行车不敢走快，生怕鱼篓里的鱼秧子被颠簸出来，人们用力蹬着自行车赶路，累了就下来停一停歇一歇，在树底下抽支烟，云里雾里侃一阵子开开心心接着继续赶路，来回一趟至少要几天时间。我父亲就是跟着他们卖鱼秧子，刚开始父亲不愿干，母亲给他鼓励，借钱买了一辆二手凤凰加重自行车，跟着他们来回跑，一趟下来挣上两三块钱，为我们一家人贴补家用，买来红薯干子磨面充饥。自从认识了这些南乡朋友，我们家里的生活日益改善，家里缺粮的时候，母亲要到集市上去买红薯干，南乡的朋友很仁义，拽着不去去买，说他们那里红薯多，让父亲用架子车到他们家去拉。父亲一路跋涉到南乡朋友家，在那里有吃有住，轮番热情招待，回来的时候，一分钱不要，他们几家兑满一大架子车红薯干让父亲拉回家。

俗话说，两好搁一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这里，爷爷奶奶竭尽地主之谊，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奶奶经常对家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不打人，出外人不打，人心换人心。

岁月流逝，爷爷奶奶相继离去，我们和南乡朋友的往来越来越少，过去因为生活所迫，我们两地间交往频繁，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只顾打工挣钱，和南乡朋友失去了联系。我长大后不止一次问父亲，昔日那些南乡朋友的家在哪里？南乡到底是什么地方？父亲说是在安徽的涡阳县。我才知道梦里的南乡是涡阳。具体在什么地方，父亲因为年高失忆，一直没有明确答案。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我更加向往南乡这个地方，多想沿着父亲当年走过的足迹，再走一次南乡路，我想拜见一下父亲的朋友及后代，他们还好吗？过得怎么样？我忘不了他们的滴水之恩，我要向他们深深道一声感谢，但是我到哪里找他们呢？我的梦撞击着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汹涌澎湃。



荷塘夕照

张成林 摄

感悟

夏天的雨

□ 姜连航

夏天的雨如同满天发亮的珍珠，飘飘扬扬地挥洒着。“哗——哗——哗”的雨点，滴落在雨搭上，飞溅出“噼噼嗒嗒”的声音。倚窗而立，观赏着这场迟来的夏雨，倾听着这来自大自然的旋律。

夏天的雨，直率粗犷而又豪放。像利剑，似垂帘，轰轰

烈烈。夏雨，使者中的精灵，精灵中的使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雨倾盆，是洒脱是急骤是震撼。那肆意，是一种刻骨，也是一种呐喊。那凉意，是一种温馨，也是一种思念。夏雨不仅给人们送来清爽与凉快，也给多日炎烧的大地献上一份动人的礼物。

曾几何时，我对“春雨贵如油”不敢奢望，又为“一场秋雨一场寒”感到凄凉，更对冬雨冷峻愀然怀揣惆怅，唯独对夏雨情有独钟。小时候，每逢夏雨过后，古宋河畔成群结队的孩子们，聚集在河道里嬉戏。我们村的孩子“头儿”德福，技艺超群，一个猛子下水游到河对岸，从芦苇荡里还能摸到许多“噎噎蛋”（野鸭子下的蛋）。

下雨天最适合孩子玩耍。“四月的风五月的旱，六月连阴吃顿饭。”农历六月，阴雨连绵，夏雨总会隔三差五下一场。下雨是我小伙伴们逃学的最佳理由。摸爬蛙、抓知了、

连载

回到宿舍，丁福关门，打开录音机，一遍遍地反复播放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咚隆隆”，大约夜晚8时许，敲门声响起——夏嫣然！

丁福没顾上多想，箭一般冲到门口打开门，差点与进门的焦书奎撞个满怀。

见了福六神无主、垂头丧气的样子，焦书奎问他怎么了，丁福说在县里被灌多了酒，胃里还难受着。焦书奎就劝他多喝水。忽然看见书桌上的录音机，焦书奎问：“啥时候买的，咋不说一声？”

“没有，是借朋友的。”丁福说。

说着，丁福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说采访时企业家送的烟酒，他不吸烟，也很少喝酒，就送给他和老王。丁福连同纸箱一并给了焦书奎。焦书奎很高兴，他觉得丁福这人虽然出身贫寒，但不贪财，出手大方，为人厚道，是个可交的朋友。

送走焦书奎，丁福转身进屋里，一抬头，发现夏嫣然端着一个白色洗衣盆站在楼梯口，心里“咚”地一下，脸红了。

夏嫣然说：“我没洗衣粉了，你有吗？”“有啊，有的。”丁福一迭声地说。

陈海峰

丁福的混沌青春

□ 陈海峰

夏嫣然却没有马上进屋，她先去水房给洗衣盆里打了水，端进了福宿舍，这才拿起洗衣粉往盆里倒了些许，坐在一捆书上，搓起了她的衣服。那件白色连衣裙，在她纤细白嫩的手里揉搓着，不一会儿，泡沫溢满了，像一盆细碎的茉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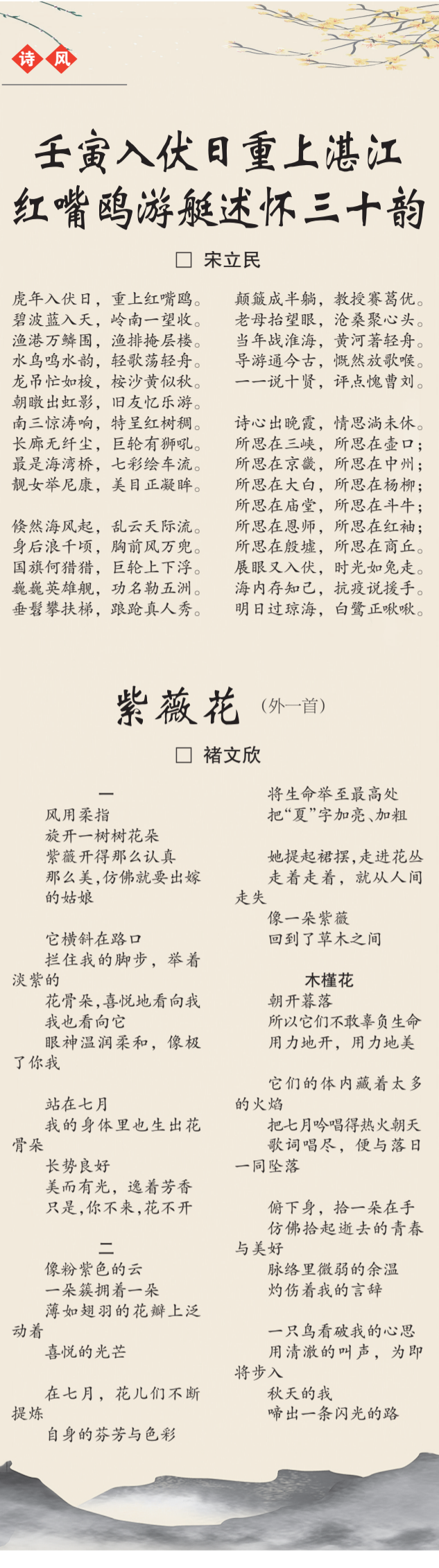
丁福打开录音机，心不在焉地听着歌，眼睛却不时瞟着洗衣服的夏嫣然，又陷入了幻想的世界。

夏嫣然说：“你不是下县了吗？还以为得几天呢。”

丁福说：“心里有牵挂，待不住……”

夏嫣然问：“牵挂什么？”

丁福笑了，没有回答，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盒子说：“这个给你。”



诗风

壬寅入伏日重上湛江红嘴鸥游艇述怀三十韵

□ 宋立民

虎年入伏日，重上红嘴鸥。碧波蓝入天，岭南一望收。渔港万鳞国，渔排掩层楼。水鸟鸣水韵，轻歌荡轻舟。龙吊忙如梭，梭沙黄似秋。朝曦出虹影，旧友忆乐游。南三惊涛响，特呈红树稠。长廊无纤尘，巨轮有狮吼。最是海湾桥，七彩绘车流。靓女举尼康，美目正凝眸。

倏然海风起，乱云天际流。身后浪千顷，胸前风万兜。国旗何猎猎，巨轮上下浮。巍巍英雄舰，功名勒五洲。垂髫攀扶梯，踉跄真人秀。

颠簸成半躺，教投赛葛优。老母抬望眼，沧桑聚心头。当年战淮海，黄河著轻舟。导游通今古，慨然放歌喉。一一说十贤，评点愧曹刘。

诗心出晚霞，情思满未休。所思在三峡，所思在壶口；所思在京畿，所思在中州；所思在大白，所思在杨柳；所思在庙堂，所思在斗牛；所思在恩师，所思在红袖；所思在殷墟，所思在商丘。展眼又入伏，时光如兔走。海内存知己，抗疫说援手。明日过琼海，白鹭正啾啾。

紫薇花 (外一首)

□ 褚文欣

一
风用柔指
旋开一树树花朵
紫薇开得那么认真
那么美，仿佛就要出嫁
的姑娘

它横斜在路口
拦住我的脚步，举着
淡紫的
花朵来，喜悦地看向我
我也看向它
眼神温润柔和，像极了你我

站在七月
我的身体里也生出花
骨朵
长势良好
美而有光，逸着芳香
只是，你不来，花不开

二
像粉紫色的云
一朵簇拥着一朵
薄如翅羽的花瓣上泛
动着
喜悦的光芒

在七月，花儿们不断
提炼
自身的芬芳与色彩

将生命举至最高处
把“夏”字加亮，加粗
她提起裙摆，走进花丛
走着走着，就从人间
走失
像一朵紫薇
回到了草木之间

木槿花
朝开暮落
所以它们不敢辜负生命
用力地开，用力地美

它们的体内藏着太多的
火焰
把七月吟唱得热火朝天
歌词唱尽，便与落日
一同坠落

俯下身，拾一朵在手
仿佛拾起逝去的青春
与美好
脉络里微弱的余温
灼伤着我的言辞

一只鸟看破我的心思
用清澈的叫声，为即
将步入
秋天的我
啼出一条闪光的路

捕小鱼儿，成为童年难忘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我对夏雨又有一番新的感受。从电影《侦察兵》《渡江侦察记》里，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头戴斗笠，身披雨衣在滂沱大雨中行军的高大身影；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人民公仆谷文昌，都在夏雨中折射出一幕幕流芳千古的镜头；从《秘密图纸》公安战士冒雨勇抓特务，到《赤脚医生》冒雨翻山越岭为群众看病……一个个闪光点都在夏雨中展现。夏雨，在诸多的英雄画卷里是如此洒脱，如此豪放！是夏雨历练了英雄壮举，还是英雄在夏雨中展示出光辉形象；是夏雨为英雄增添了光彩，还是英雄为夏雨写出一幅幅留名千古的篇章！

夏雨，带给世界如此清凉。我喜欢在夏雨中倾听、凝望、思索，仿佛听到一首吟唱千年的诗。不知不觉，雾气湿润了双眼。

舍的人猜疑。便打开抽屉，放了进去。

夏嫣然转身的时候，看到了丁福搭在床头的衬衣说：“呀，看你这件白衬衣，领子都成黑的了，我帮你一起洗了吧。”

“啊，这哪行啊……”丁福不好意思地说。

“这有什么，顺手捎带的事。”夏嫣然说着，一把扯过头上的白衬衣，放在满是泡沫的盆子里，和她正洗着的连衣裙搅在了一起。

洗好了衣服，夏嫣然就端着脸盆走了，她把丁福那件衬衣和自己的连衣裙挂在了一起晾晒。也是百密一疏，夏嫣然帮丁福洗衣服这件事，很快闹得满楼风雨。

老莫气炸了，把夏嫣然当作负面典型，在学校里通报批评，措辞严厉，大有“一粒老鼠屎坏了满锅汤”的愤慨。他要求学生们下不为例，若再发现有类似“早恋”现象，坚决开除。然后就去找焦书奎，把丁福跟夏嫣然谈恋爱的事说了。

丁福连夏嫣然的手也没拉着，就被老莫定性成“恋爱”了。老莫拉着焦书奎上门兴师问罪，丁福只好承认夏嫣然是给他洗过衣服。
(未完待续)